

跨越时空的生命回响



当凛冽寒风化作叩问生命的使者,当竹篾经纬编织着文明的坚守,当战火与和平在时空交错中碰撞——三篇文字,共同勾勒出“生命”在不同维度的璀璨轮廓。它们或寄情于风,或托物于竹,或溯源于血与火的岁月,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:生命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——它是与自然对话的勇气,是对文明传承的担当,更是为信仰赴汤蹈火的热望。

思念寒风

宁波曙光中学2501班

刘子瑞(证号2589006)

那是去年的一夜。

夜,深了。风,吼得更凶了。雨,下得更大了。熟睡的城市里,没人知道风和雨这两位天神的搏斗,会把天空、大地和城市变成什么样。

第二天,早起的人们哆嗦着,裹紧厚厚的衣服,行走在乱糟糟的道路上,咒骂着闹腾一晚的天神。冷雨听见了,知趣地退却了。而寒风,依旧咆哮着。他觉得在这世界上,他是最孤独的。因为连他的兄弟姐妹们,也躲避他,嘲笑他。而那路上的行人,只会更厌恶他。瞧,孩子的脸上满是失望:“这风!真讨厌。害我穿那么重的衣服,都没法玩了。”年轻的姑娘匆忙跑进办公室,跺着脚搓着手:“这风!太冷了。我快冻成冰雕了,还怎么打字啊。”白发老人慢悠悠地站起身,望着窗外:“唉,几时有这样又冷又大的寒风。”

我,也曾是讨厌寒风的。我窝在家里,听着寒风呼啸着来去,有时如猫头鹰扯出一阵“呜——”的长啸,有时如汽笛拉响警报,有时又如节奏般的拍打着树叶和窗户……

难道寒风是想驱赶这世间的一切吗?还是他在呼唤谁吗?我想,是不是可以去问问他:寒风,你有什么要告诉我吗?我犹豫着,轻轻地打开门。一丝寒风忽地从缝隙里钻进来,急切地握着我的手。我们素不相识呢,寒风。他鼓足了腮帮子,向屋门猛地一吹,寒冷瞬间裹住了我,他以为我也讨厌他吗?可是他绕着我打转,他让桌上的书本翻飞合拢,他在将我往外推。终于,我走出门去。

接下来的事情,现在想来,还是觉得不可思议。我在风中,凝视着渐渐有了形体的寒风,而寒风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耳边响着,时而高昂,时而低沉。慢慢的,寒风的世界在我眼前打开。他引领我,攀越珠峰,看那生命的源头,雪水在“滴答”,汇入长河。他带着我,去往北极的上空,看那一身黑白礼服的帝企鹅,紧紧地集聚在一起抵御着酷寒,书写生命的顽强。他又携着我,卷起海上的波涛,有一只船孤独却无所畏惧地航行着,那扬起的风帆是生命的征途……

我如今坐在窗前,思念寒风,思念那次奇妙的旅途。我知道,世间这春天的第一声号角,正是由寒风吹响。



赵楠的选择

鄞州区宋诏桥初级中学914班

陈诺(证号2589000)指导老师 徐永东

血的腥臭味在空气中飘散,令人作呕。少年强忍着心中的恐惧,将身边早已没有呼吸的战友推到一边去。他举起枪,深呼一口气向前冲去,他知道自己不能退缩了。

风声、尖叫声交织着在他耳边炸开,头上黏稠的血液粘在他的眼睫毛上,赵楠甚至无法完全睁开眼睛。赵楠并不在意脚下又湿又滑的触感,他用尽全力向前跑,手上的枪不断扫射前面的敌人。肺快不能支撑这样高强度的运动了,它们就像两个残败的风箱,艰难地发出沙沙声。

突然,一枚子弹打中了赵楠的胸膛,他重重地向后倒去。他向下看去,血液不停地向外冒,很快便浸湿了军装。

赵楠也不过是个20出头的青年,面对死亡,他害怕地闭上了眼睛。在失去意识的最后一秒,他想到远在家乡的妹妹。她今日看到的太阳,是否也如这里一般血红呢?

赵楠猛地睁开眼睛,他大口喘着气,额间冒出几滴冷汗。他的眼前一片漆黑,缓了好久才恢复知觉。可他刚看清眼前的场景便被吓了一跳:眼前哪还有战争所留下来的废墟,高耸入云的大厦到处都是,街上人满为患。汽车、摩托车接连不断的喇叭声代替了炮火的轰炸声,血腥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,这到底是哪?

赵楠害怕极了,难道是自己死前的幻想?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看向身边的人:“你好,请问……这是哪?”路人用疑惑的眼神打量着他:“北京啊!”“北……北京?”赵楠简直不敢相信这里所发生的一切,他抬头,大厦的巨型屏幕上则显示着时间:2025年10月1日。

赵楠终于明白了,他穿越到了新中国。他漫无目的地走着,脑中充斥着太多信息,令他难以思考。恍惚间,他注意到了大厦屏幕上正在播放的视频,是阅兵仪式。只见无数穿着军装的士兵整齐划一地向前走着,形成一个个方阵,铿锵有力的足音震在了赵楠心里。紧接着,5架飞机从远处飞来,赵楠害怕地向后退了一步,可那飞机并没有投下炸弹,而是喷出五彩缤纷的烟雾。无数坦克、战车、大炮,他一个名字也叫不出来,人民的欢呼声此起彼伏,他们高举手中的国旗,脸上洋溢着的是幸福的笑容。

赵楠怔怔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,他笑了,笑得越来越大声,他激动得手不住地颤抖着,脚也不听使唤。赵楠蹲在地上笑着,他笑得是那么的灿烂。可随即滚烫的泪水便从眼眶中滑落,滴在水泥地上。他终是忍不住了,用手不断地擦拭着泪水,却越抹越多。他用手遮住了脸,却遮不住从指缝中溜出来的呜咽声。

天色渐渐地暗下来,夕阳将最后一丝温柔洒向大地,亦抚摸着赵楠。赵楠瘫坐在路边,眼睛却是直勾勾地望向前方。

忽然,他的脑海传来一阵声音:“叮!恭喜绑定穿越系统。您有两个选择哦,回到原先的时空,或是继续留在这里……”“我要回去!”赵楠打断了脑中的声音。赵楠的声音十分沙哑却又坚定,他站起身,望着眼前那轮血红的太阳:“我岂能独自一人留在这里?我的战友需要我,党需要我,国家需要我!我自知生命微小,但也求能用电光火石般的生命照亮祖国!”

青年的肩应当担起草长莺飞和清风明月,中华复兴吾辈义不容辞。正是因为心怀葳蕤盛世的愿景,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畏牺牲,勇往直前。



最美乡村

鄞州区董山小学512班

陈思宇(证号2580475) 指导老师 李霜菊

世界赠予我的

慈溪市上林初级中学705班

鲁彦辰(证号2581631)

世界赠予我拥有,也赠予我回敬。

——题记

晨雾未尽,巷口的青石板上铺满竹叶。风过林梢,一位穿着靛蓝布褂的老人,佝偻着背,长满老茧的双手捏着竹篾翻腾,竹香四溢。

暑假回老家,整理家具的时候,发现家里唯一的竹编果篮裂了个大口子,母亲叫我去镇上寻修补师傅。拐入小巷,一个面色黝黑的老汉映入眼帘,他的身旁挂着“修编竹篾”的招牌。

“师傅,补篮子。”

老人接过篮子,看了看篮子上的裂口,上下把弄了几下:

“嗯,问题不大,我来补补。”

他胡萝卜般的手指忽然灵巧如蝶。竹篾在他指间游走成线。

“竹编的经纬,都是讲规矩的。”他喃喃自语,脸上的皱纹里嵌着晨光。

整整三天,我一有空就去看他修补竹篮。竹篾浸过山泉后才开始编织。编到一半,骤雨忽至,我慌忙要收竹料,却被老人按住手腕:“竹经水才韧,就像人经事才明。”

雨水顺着他斑驳的蓑衣滴落,在青石板涸开道道深痕。最后一根篾条收尾时,夕阳把竹影拉得很长。我对老人的高超手艺敬佩不已。他笑着拍了拍手,随后从怀中摸出一个竹编蟋蟀递给我,篾条交错处竟藏着朵六瓣梅花。

“这,是我师傅教的绝话,送给你了。”

他说着,声音很低,可那双浑浊的眼里竟泛起微光。

“现在的大城市里竹编厂都用机器,年轻人只图快,却不知有些东西,总得要有人守着。”我沉思许久,深感震撼,而他已默默站起身,朝屋内走去。

那天过后,老人再没出现在巷口。他去哪了我不知道,但每当竹叶沙沙作响,窗外雨雾朦胧,我总能在恍惚中看见他佝偻的身影。不久我又路过小巷,发现拆迁的瓦砾堆里斜倚着半截竹篾,沾满泥泞却依然倔强地泛着青光。

世界赠予我的,是竹蔑上经年的纹路,是老艺人骨节里的笃定。那一只只编好的竹篮中,藏着比竹丝更坚韧的执着——有人愿做最后的守夜人,在机械轰鸣的时代,固执地留住手心的温度……

晨雾散尽,老人还在编织竹篾。竹影婆娑,本心仍在。

远去者去了远方,愿他都安心。

——后记

玫瑰

鄞州区钟公庙实验小学102班

徐沐瑶(证号2580751) 指导老师 陈喜